

藏書

藏書名臣傳卷十七

七智謀名臣

○荀彧

荀彧字文若潁陰人祖父淑生八子號爲八龍緄其一也彧卽緄子年少時南陽何顒異之曰王佐才也董卓之亂彧謂潁川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天下有變常爲兵衝宜亟去之鄉人猶豫未決會冀州牧韓馥遣騎迎彧彧乃獨將宗族至冀州而袁紹已奪馥位彧度紹終不能成事聞曹操有雄略去從之操大

悅曰吾之子房也以爲司馬時年二十九興平元年
操領兗州牧以或爲鎭東將軍操征陶謙任或留事
張邈陳宫以兗州反潛迎呂布使告或曰呂將軍來
助使君擊陶謙宜亟供其軍食或知邈爲亂即馳告
東郡太守夏侯惇而兗州諸城皆叛應布矣豫州刺
史郭貢帥衆數萬突至城下欲求見或惇等皆曰君
一州鎭也不可輕往或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今來
速計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爲用可使中立貢
果見或無懼意遂引去或因與程昱計使說范東阿

是時兖州郡縣皆應布唯鄄城范東阿不動或謂昱宜往撫之昱乃歸過范至東阿卒完三城或之謀也操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或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兖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且陶謙雖歿徐州未易亡也公前討徐州威賞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爲守事固有棄此取

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熟慮之自京師遭董卓之亂人民流移東出多依彭城閒操攻陶謙阬殺男女數萬口于泗水水爲不流操又引軍從泗南攻取睢陵夏丘諸縣皆屠之雞犬亦盡墟邑無復人行故彧言云然操乃止大收麥復與布戰分兵平諸縣布敗走兗州遂平建安元年漢獻帝自河東還洛陽操議奉迎都許彧勸操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祖爲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

天子播越將軍首倡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能遠赴然猶分遣將帥蒙險通使今車駕旋軫義士有存本之思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雄傑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雖有逆節必不能為累明矣操遂至洛陽奉迎天子都許天子拜操大將軍進彧為侍中守尚書令操雖征伐在外軍國事皆與彧籌自曹操之迎天子也袁紹內懷不服紹既并河朔天下畏其彊操方東憂呂布南拒張繡繡又敗操軍於宛紹益驕與操書言辭悖慢

操大怒出入動靜變於常衆皆謂操失利於張繡故或見操操以書示之或曰古之成事者誠有其才雖弱必彊劉項之存亡足以觀矣今與公爭天下者唯袁紹爾紹外寬內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達不拘唯才所宜此度勝也紹遲重少決失在後機公能斷大事應變無方此謀勝也紹御軍寬緩法令不立士卒雖衆其實難用公法令既明賞罰必行士卒雖寡皆爭致死此武勝也紹憑世資從容飾智以收名譽故士之寡能好聞者多歸之公行已謹儉而與有功者

無所悋惜故天下忠正效實之士咸願爲用此德勝也夫以四勝輔天子扶義征伐紹雖彊其何能爲乃悅彧又曰不先取呂布河北亦未易圖也操曰然吾所惑者恐紹侵擾關中北引羌胡南誘蜀漢則是我以兗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彧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敢相一唯韓遂馬騰最彊彼見山東方爭必各擁衆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雖不能久安公安定山東亦足以不動鍾繇可屬以西事操乃表繇持節都督關中諸軍三年操旣破張繡東擒呂布定

徐州遂與袁紹相拒孔融謂彧曰紹地廣兵彊田豐許攸爲之謀審配逢紀任其事顔良文醜統其兵未易克也彧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後事若攸家犯法必不能縱不縱攸必爲變顔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擒也五年操保官渡紹圍之操衆少糧盡士卒疲乏多叛歸紹操與彧書議欲還許以致之彧報曰紹悉衆聚官渡與公决勝公以至弱當至彊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

機也今軍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臯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先退者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乃住遂以奇兵襲紹別屯斬其將淳于瓊等紹退走審配以許攸家不法收其妻子攸怒叛紹奔操說操潛兵燒其輜重紹遂以敗紹遣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操北救劉延荀攸曰今兵少不敵必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河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

馬掩其不備顏良可擒也操從之遂斬顏良解白馬之圍紹軍至延津南操勒兵駐營南阪下使騎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操曰勿復白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上馬操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操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文醜醜與良紹名將也再戰悉擒之紹軍奪氣而田豐以諫見誅皆如彧所策六年操就穀東平之安民糧少不足與河北

祖文欲因紹新破以其間擊討劉表或曰今紹敗其衆離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兗豫遠師江漢若紹收其餘燼乘虛以出人後則公事去矣操乃復次于河上紹遇病死操渡河擊紹子譚尚八年操錄或前後功表封或爲萬歲亭侯十七年董昭等謂操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密以諮或或謂操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謙退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心不能平會征孫權表請或勞軍于譙因輒留或叅丞相事操軍至濡須或留

壽春以憂薨時年五十明年操遂爲魏公魏氏春秋
曰操饋彧食發之乃空器於是飲藥而卒彧德行周
備海内英儁咸宗焉司馬懿常稱書傳遠事自耳目
所聞見逮百數十年間賢才未有及荀令君者也操
嘗曰二荀之論人久而益信鍾繇以爲顔子既沒能
備九德不貳其過唯荀彧然或問繇曰君雅重荀君
自以爲不及可得聞乎曰夫明君師臣其次友之以
曹公之聰明每有大事常先諮之吾等受命而行猶
或不盡相去顧不遠邪獻帝春秋曰董承之誅伏后

與父完書言司空殺董承帝方爲誅然完得書以示彧彧惡之久隱而不言完以示妻弟樊普普封以呈操操陰爲之備彧後恐事覺欲自發之因求使至鄴勸操以女配帝操曰今朝廷有伏后吾女何以得配上且吾以微功見錄位爲宰相豈復賴女寵乎彧曰伏后無子性又凶邪往常與父書言辭悖惡可因此廢也操曰卿昔何不道之彧陽驚曰昔已嘗爲公言也操曰此豈小事而吾忘之彧又驚曰誠未語公邪昔公在官渡與袁紹相持恐增內顧憂故不言爾操

曰宮渡事後何以不言彧無對操以此恨彧典略曰中常侍唐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不娶轉以與彧裴松之按漢紀云唐衡以桓帝延熹七年卒計彧于時年始二歲彧婚之日衡之沒久矣慕勢之言爲不然也裴松之又以爲緄八龍之一將有逼而然何云勢哉昔鄭忽以違齊致譏雋生以拒霍見美致譏在於失援見美嘉其慮遠並無交至之害故得各全其志而彧以閹豎用事四海屏氣左悺唐衡殺生在己故于時諺云左迴天唐獨坐言威權莫二也昔

蔣詡姻于王氏無損清高之操緄之此婚庸何傷乎
彧子粲字奉倩何劭為之傳粲常論其父彧不如從
兄攸蓋彧立德高整軌儀以訓物而攸不治外形慎
密自居而已誠然乎哉李卓吾曰荀彧既屢以高光
劉項爭天下事許曹操矣却拒董昭之請何邪世間
道學好騎兩頭馬喜踹兩脚船專欲無厭思惟兼得
而不知人之不可欺卒之俱不能得而反以兩失也
豈獨荀令君然哉裴松之等取唐衡生卒之年苦為
彧辨又謂其出於不得已皆無見識之甚要知無之

不足爲彧奇有之不足爲彧累烏用辨也

○滿寵

太尉楊彪與袁術婚曹操惡之欲誣以圖廢立收彪下獄使許令滿寵按之將作大匠孔融與荀彧囑寵曰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寵不報考訊如法數日見操言曰楊彪考訊無他詞語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自必大失民望竊爲明公惜之操於是即日赦出彪初彧與融聞寵考掠彪皆大怒及因是得出乃反善寵　不得不善矣

○荀攸

荀攸字公達、祖曇廣陵太守、曇卒、故吏張權求守曇墓、時攸年十三、疑之、謂其叔衢曰、此吏有非常之色、殆將有姦乎、衢推問、果殺人亡命者、董卓徙都長安、攸與議郎何顒等謀曰、董卓無道、甚於桀紂、今直刺殺之以謝百姓、然後據殽函輔王命以號令天下、此桓文之舉也、事垂就而覺、收顒攸繫獄、顒憂懼自殺、攸言語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曹操迎天子都許、荀彧薦攸、操乃徵攸爲尚書、建安二年從征張繡、攸言

於操曰繡與劉表相恃爲強然繡以遊軍仰食於表
表不能供也勢必離不如緩軍以待之若急之勢必
相救操不從遂進軍繡急表果救之軍不利操謂攸
曰不用君言故至是是歲操自宛征呂布議者云表
繡在後而遠襲呂布不可攸以爲表繡新破勢不敢
動布驍猛又恃袁術若縱橫淮泗間豪傑必應之今
乘其初叛衆心未一可破也操曰善進至下邳布既
戰敗退而固守攻之不拔操欲還攸與郭嘉說曰呂
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銳氣衰三軍以將爲主

主衰則軍無奮志夫陳宫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宫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城當自拔乃引沂泗灌城城潰生禽布後從救劉延於白馬操援白馬還遣輜重循河而西袁紹渡河追卒與操遇諸將皆恐說操還保營攸曰此所以禽敵奈何去之操目攸而笑遂以輜重餌賊斬其騎將文醜而與紹相拒於官渡時軍食方盡攸言於操曰紹運車旦暮至其將韓荀銳而輕敵可破也操曰誰可使攸曰徐晃可乃遣晃及史渙邀擊破走之獲其輜重而還七年從討袁譚袁

尚於黎陽明年操欲征劉表而譚尚爭冀州譚遣辛毗請救操以問羣下羣下多以爲表強宜先平之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志可知矣袁紹據四州之地以寬厚得衆假使二子和睦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搆怨勢不兩全可急圖之操曰善乃許譚和親而還擊破尚冀州平表封攸陵樹亭侯攸深密有智防自從操征伐常謀謨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操每稱曰公達外愚内智外怯内勇外弱内強不伐善無施勞智

可忍邪不可不可忍邪又曰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休荀公達之去惡不去不止與鍾繇異繇言我每有所行反覆思惟自謂無以易以咨公達輒復過人意後從征孫權道薨操言之則流涕

〇賈詡

賈詡武威姑臧人察孝廉為郎以疾去官西還至汧道遇叛氐同行數十人皆為所執詡曰我段公外孫也汝別埋我我家必厚贖之時太尉段熲久為邊將威震西土故詡假以懼氐氐果不敢害與盟而送之

董卓入洛陽詡以太尉掾遷討虜校尉卓壻中郎將牛輔屯陝詡在輔軍卓敗輔又死衆皆懼李傕郭汜張濟等欲自解散間行歸鄉里詡曰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而諸君棄衆單行即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率衆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長安爲董公報仇傕乃西攻長安和出天子詡有力焉是時將軍段煨屯華陰與詡同郡詡遂去傕託煨詡素知名爲煨軍所望煨内恐見奪而外奉詡禮甚備詡不自安張繡在南陽詡因結繡或謂詡曰煨待君厚矣詡曰煨性多

疑有忌詡意禮雖厚我去必喜又望吾結援於外必厚吾妻子繡無謀主亦願得詡則家與身俱全矣詡遂往繡執禮甚卑煨果善視其室詡乃說繡與劉表連和曹操北征繡一旦遂引軍退繡追之詡謂繡曰不可追也繡不從大敗而還詡謂繡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謝曰不用公言故敗今已敗柰何復追詡曰兵勢有變亟往必利繡信之果得勝而還因以問詡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軍雖新退曹公必自斷後將既不敵彼士亦銳故知必敗

曹公攻將軍無失策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縱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亦非將軍敵故知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是後曹操拒袁紹於官渡紹遣人招繡并與詡書繡欲許之詡顯於繡坐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國士乎繡驚懼曰何至是若此當何歸詡曰當歸曹公繡曰袁彊曹弱今又與曹為仇詡曰此乃所以宜歸也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宜從一也紹彊盛我以少衆從之必不以我為重曹公衆弱其得我必喜

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
四海宜從三也繡遂率衆歸操操執詡手曰使我信
重於天下者子也袁紹圍操於官渡操糧方盡以問
詡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機勝紹有此
四勝而半年不定者但顧萬全故也必決其機須臾
可定也操曰善乃幷兵出圍擊紹三十餘里營破之
紹軍大潰河北平建安十三年操破荊州欲順江東
下詡諫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著軍勢
既大若乘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使安土樂

業則可不勞衆而江東稽服矣操不從軍遂無利操後與韓遂馬超戰於渭南超等索割地以和幷求任子詡以爲可僞許之又問詡計策詡曰離之而已操曰解卒破遂超詡本謀也是時操子丕爲五官將而臨菑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與丕使人問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而已操又嘗屏左右問詡詡嘿不對操曰與卿言不荅何也詡曰屬有所思操曰何思詡曰思袁（甚妙）本初劉景升父子操大笑太子遂定詡恐非操舊臣

而策謀深長懼見猜疑闔門自守男女嫁娶不結高門曹丕簒位以詡爲太尉丕問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綏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蕞爾小國依阻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者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李生曰此人非但有謀

且有大識享年七十又七宜哉

○程昱

程昱東阿人黃巾賊起縣丞王度反應之吏民盡負老幼東奔渠丘山度出城西五六里止屯昱因謂縣中大姓薛房曰度得城郭而不居其勢可知矣此不過虜掠財物耳何不相率還城而守之且城高厚多穀米若還城堅守度可破也吏民不肯從昱謂房等愚民不可計事乃密遣數騎舉幡於東山上令房等望見因大呼曰賊至矣便下山趣城吏民奔走相隨昱

遂與之共守度等來攻城不可下欲去昱因率吏民開城急擊度等破走東阿得全昱之力也初平中兖州刺史劉岱與袁紹公孫瓚和親紹令妻子居岱所瓚亦遣從事范方將騎助岱後紹與瓚有隙瓚擊破紹軍而遣使語岱令遣紹妻子必與紹絕別勑范方若岱不遣紹家可將騎來還吾定紹將加兵於岱岱乃召見昱昱曰若棄紹近援而求瓚遠助此假人於越以救溺子之說也夫公孫瓚非袁紹之敵也今雖壞紹軍然終爲紹所禽岱從之范方將其騎歸瓚未

至瓚巳大爲紹所破矣曹公臨兗州辟昱與語說之
及征徐州使昱與荀彧留守鄄城張邈等叛迎呂布
郡縣皆響應唯鄄城范東阿不動布軍降者言陳宮
欲自將兵取東阿又使氾嶷取范彧謂昱宜往說之
昱乃歸過范說其令靳允曰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
孝子誠不可爲心之甚方今天下大亂英雄並起必
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智者所宜詳擇也夫布
粗中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耳兵雖衆終必無成
曹使君智略不世出此殆天所授君若固范我守東

阿則田單之功可立就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亡乎

時汎嶷已在范允乃見嶷伏兵誅殺之而勒兵自守

昱又遣別騎絕倉亭津陳宮至又不得渡昱至東阿

東阿令棗祗已率厲吏民拒城堅守矣卒完三城以

待曹曹公還執昱手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乃表

昱為東平相屯范曹與呂布戰於濮陽不利蝗虫起

各引去於是袁紹使人說曹連和欲使曹公遣家居

鄴曹公新失兗州軍食盡將許之時昱使適還引見

言曰聞將軍欲遣家與袁紹連和意者將軍殆臨事

而懼乎不然何慮之不深也夫袁紹據燕趙之地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也將軍自度能爲之下乎今兗州雖殘尚有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願將軍更慮之公乃止袁紹在黎陽將南渡時昱守鄄城有兵七百公欲以兵三千益之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衆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兵少必不來攻若益以兵則必攻攻則必克紹果以昱兵少不肯攻曹公謂賈詡曰程昱之膽過於賁育矣其後曹公征荆州劉備奔吳論者以爲孫權必殺備昱料之曰孫權新立未

爲海內所憚曹公無敵於天下初舉荆州威震江表權雖有謀不能獨當也劉備有英名關羽張飛皆萬人之敵權必資之以禦我難解勢分備資以成則又不可得而殺矣權果多與備兵以禦曹

○郭嘉

郭嘉潁川人初見袁紹謂紹謀臣辛評曰夫智者審於量主故百舉百全而功名可立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難矣遂去之先是潁川戲志才籌畫士也

早卒曹公與荀彧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
汝潁固多奇士誰可以繼之彧薦嘉遂召見公曰使
孤成大業者必子也因謂嘉曰本初擁冀州之衆青
幷從之地廣兵強而數爲不遜吾欲討之而力不敵
如何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唯智勝項羽
雖強終爲所禽嘉竊料之紹有十敗公有十勝雖兵
強無能爲也嘉又曰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
東取呂布公曰然征呂布三戰破之遂禽布劉備來
奔以爲豫州牧或謂曹公曰備有雄志今不早圖後

必爲患公以問嘉嘉曰有是然公起義兵爲百姓除暴推誠仗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以窮歸我而害之是以害賢爲名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乎孫策轉鬬千里盡有江東聞曹公與袁紹相持於官渡將渡江北襲許嘉策之曰策新并江東所誅皆雄豪將帥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輕而無備雖有百萬之衆無異獨行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耳以吾觀之必死於匹夫之手策臨江未濟果爲許貢客所殺嘉從破袁紹紹死又從討譚尚於黎

陽連戰數克諸將欲乘勝遂攻之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有郭圖逢紀爲之謀臣必交鬭其間急之則相持緩之而後爭心生不如南向荆州若征劉表者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公乃南征軍至西平譚尚果爭冀州遂從定鄴公將征袁尚及三郡烏丸諸將多懼劉備襲許嘉曰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袁紹有恩於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我耳舍而南征尚因烏丸之資招其死生之臣胡人一

動民夷俱應恐青冀非巳之有也袁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為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公遂行至易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虜卒聞之惶怖合戰大破斬蹋頓及名王以下尚及兄熙走遼東嘉深通有筭略曹公語人曰唯奉孝為能知孤意年三十八自柳城還疾篤遂不起

○董昭

董昭定陶人袁紹使昭領鉅鹿時郡右姓孫伉等數十人專爲謀主驚動吏民昭至郡僞作紹檄告郡云得賊邏候安平張吉辭當攻鉅鹿賊孫伉等爲應檄到卽收伉等行軍法惡止其身妻子勿坐昭按檄告令皆卽斬之一郡惶恐乃以次安慰遂皆平集後昭欲詣漢獻帝至河內爲張楊所留時曹操領兗州遣使詣楊欲令假塗西至長安楊不聽昭說楊曰袁曹雖爲一家勢不久羣曹今雖弱然實天下之英雄也況今有緣宜通其上事幷表薦之若事有成永爲深

公從於是通曹上事幷表薦焉昭又爲曹作書與長
安諸將李傕郭汜等各隨輕重以致殷勤建安元年
曹公定黃巾于許遣使詣河東會天子還洛陽韓暹
楊奉董承及楊各違戾不和昭以奉兵馬最強而少
黨援作曹書與奉曰吾與將軍聞名慕義便推赤心
今將軍援萬乘之艱難反之舊都翼佐之功超世無
儔然羣凶猾夏四海未寧神器至重事在維輔令將
軍爲內主吾爲外援吾有糧將軍有兵有無相通足
以相濟矣奉得書喜悅語諸將軍曰兗州諸軍近在

許耳有兵有糧國家所當依仰也遂共表操爲鎭東將軍襲父爵費亭侯昭遷符節令而曹遂朝天子於洛陽曹乃引昭並坐問曰今孤來此當施何計昭曰將軍興義兵以誅暴亂入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霸之功也此下諸將人殊意異未必服從今留匡弼事勢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然朝廷播越新還舊京遠近跂望冀一朝獲安今復徙駕不厭衆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筭其多者曹公曰此孤本志也楊奉近在梁耳聞其兵精得無爲累乎昭曰

奉少黨援將獨委質且鎮東費亭之事皆奉所定宜
遣使厚遺答謝以安其意說京都無糧欲車駕暫幸
洛陽近許以便轉運庶免縣乏之奉為人勇而寡慮必
不見疑公曰善即遣使詣奉徙大駕至許及關羽圍
曹仁於樊孫權遣使致辭以即日遣兵西上欲掩取
羽樊軍之圍可不救而自解伏乞不漏令羽有備昭
曰軍事尚權期於合宜宜應權以密而內露之羽聞
權上若還自護圍則速解又圍中將吏不知有救倘
有他意為難不小公曰善即勑救將徐晃以權書射

着圍裏及羽屯中圍裏聞之志氣百倍羽果猶豫樊圍以解曹丕篡位遷郃爲侍中三年大駕幸宛征南大將軍夏侯尚等攻江陵未拔時江水淺狹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爲城必可拔郃上疏曰武皇帝智勇過人而用兵畏敵甚不敢輕夫兵好進惡退常然之數平地無險猶尚艱難就當深入還道宜利令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狹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如江水向長一旦暴溢何以防禦就不破賊尚

當自完奈何乘危不以爲懼乎後果如昭言明帝太和六年薨年八十一

〇劉暐

劉暐漢光武子阜陵王延後也暐母產渙及暐渙九歲暐七歲而母病臨終戒渙暐曰汝父侍人素爲害我汝長能除之則吾無恨矣暐至十三謂兄渙曰亡母之言可行矣渙曰那可爾暐即入室殺侍者徑出拜墓舍内大驚白其父普普怒遣人追暐暐還拜謝曰亡母顧命之言敢受不請擅行之罰普心異之楊

士多輕俠狡桀有鄭寶張多許乾之屬各擁部曲寶最驍果欲驅掠百姓越赴江表以曄高族名人欲強逼曄使唱導此謀曄心内憂之而未有緣會曹操遣使詣州有所案問曄往見使者為論事勢要與俱歸駐止數日寶果從數百人齎牛酒來候曄令家僮將其衆坐中門外為設酒飯與寶於内宴飲密令健兒因行觴斫寶寶性不甘酒視候甚明觴者不敢發曄因自引佩刀斫殺寶斬其首以令其軍云曹公有令敢有動者與寶同罪衆皆驚怖走還營營有督將精

兵數千曄即乘寶馬將家僮數人詣營門呼其渠
帥喻以禍福衆皆叩頭開門內曄推曄為主曄視漢
室漸微已為支屬不欲擁兵遂委其部曲與廬江太
守劉勳勳時兵強於江淮之間孫策惡之遣使厚幣
以書說勳曰上繚宗民數欺下國忿之久矣擊之路
不便願因大國伐之上繚甚實得之可以富國請出
兵為外援勳信之外內盡賀而曄獨否勳問其故對
曰上繚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倘旬日不舉則兵
疲於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而襲我則將軍進屈於敵

退無所歸矣勳不從興兵伐上繚策果襲其後勳窮踧遂奔曹曄與蔣濟等亦皆以楊州名士爲曹所徵時廬江界有山賊衆數萬人臨險而守先時所遣偏將皆莫能克曄曰策等小豎因亂赴險相依爲強非有爵命威信相伏也往者偏將資輕而中國未夷故策敢據險以守今天下略定後伏見誅況明公之德東征西怨先開賞募大兵臨之令宣之日軍門啓而虜自潰矣公笑曰卿言近之遂克衆後征張魯轉曄爲主簿既至漢中山峻難登軍食頗乏公曰此妖妄

之國耳何能爲有無吾軍少食不如速還便自引歸
令曄督後曄策魯可克如糧道不繼雖退軍亦不能
自全馳白公遂攻之多出弩以射其營魯奔走漢中
遂平曄因進曰明公以步卒五千誅董卓北破袁紹
南征劉表九州百郡十幷其八推此而前蜀可傳檄
而定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也
今舉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
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爲
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

則不可犯矣公不聽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一日數十
驚雖斬之而不能安乃延問曄曰今尚可擊不曄曰
今已小定未可擊也大軍遂還文帝時吳遣使稱藩
朝臣皆賀曄獨曰權無故求降必內有急權前襲殺
關羽取荊州四郡備怒必大興師外有強寇衆心不
安又恐中國承其釁而伐之故委地求降一以卻中
國之兵二則假中國之援以強兵衆而疑敵人權善
用兵見策知變其計必出於此夫天下三分中國十
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

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矣吳亡則蜀孤若割吳半蜀固不能久存況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帝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何不且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乎對曰蜀遠吳近又聞中國伐之便還軍不能止也今備已怒欲興兵擊吳聞我伐吳知吳必亡必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必不改計抑怒救吳必然之勢也文帝不聽遂受吳降拜權為吳王曄又進曰不可權雖有雄才故漢驃騎將軍南昌侯

耳不可即以爲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階耳其禮秩
服御相亂也且權一受王位之後蜀兵既郄必外盡
禮以事中國使其國內皆聞之而內爲無禮以怒陛
下待陛下赫然發怒興兵彼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
事中國不受珍貨重寶如此今無故伐我必欲殘我
國家俘我民人子女以爲僮隸僕妾吳民無緣不信
其言也信其言而感怒上下同心戰加十倍矣又不
從遂拜權爲吳王權將陸遜既大敗劉備果內不順
如瞱言文帝復興師伐吳五年幸廣陵泗口命荊揚

州諸軍並進帝問權當自來不對曰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牽巳而超越江湖者在於別將必勒兵待事未有進退也大駕停駐積日權果不至帝乃旋師明帝即位進爵東亭侯後出爲大鴻臚以憂死

○魯肅

魯肅字子敬臨淮人時天下巳亂肅大散財貨摽賣田地以賑窮弊結士爲務周瑜爲居巢長將數百人故過候肅幷求資糧肅家有兩囷米各三千斛肅遂指一囷與瑜瑜是以益知其奇也瑜東渡因與同行

時孫策已薨權尚住吳瑜因薦肅才宜佐時權即見肅與語甚悅之因密議曰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餘業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顧何以佐我肅對曰昔高帝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爲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既而劉表

歿肅進說曰夫荊楚與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加劉備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用也若備與彼協心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令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即遣肅行到夏口聞曹公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表子琮巳降曹公備惶懼奔走欲南渡肅徑迎之到當陽長阪與備會宣騰權旨勸備與權并力備隨

到夏口遣諸葛亮使權會權得曹公欲東之問諸將議皆勸權迎之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至宇下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願早定大計時周瑜受使至鄱陽肅勸追召瑜還遂任瑜以後事以肅為贊軍校尉助畫方略曹公破走肅即先還權大請諸將迎肅因謂曰子敬孤持鞍下馬相迎足以顯卿未肅趨進曰未也衆人聞之無不愕然就坐徐舉鞭言曰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總括九州克

成帝業更以安車軟輪徵肅始當顯耳權撫掌歡笑後備詣京見權求都督荊州肅勸權借之共拒曹操操聞權以土地資備方作書落筆於地周瑜病乞肅自代即拜肅奮武校尉代瑜先是周瑜甘寧並勸權取蜀權以咨備備不肯既備定益州權求長沙零桂備又不聽權乃遣呂蒙率衆取之備聞之自還公安遣羽來爭三郡肅住益陽邀羽與相見但請單刀俱會諸將恐有變肅曰今日之事宜相開譬劉備負國是非未决羽亦何敢重自干命乎乃趨就羽羽曰烏

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寢不脫介戮力破魏豈得徒勞無一塊壤而足下來欲收地邪肅曰不然始與豫州遇於長阪豫州之衆不當一校計窮慮極圖欲遠竄望不及此主上愍豫州之身無有處所不愛土地士人之力以濟其患而豫州獨飾情愆德隳好今已藉手於西州矣又欲剪并荆州之土肅聞貪而棄義必爲禍階吾子屬當重任曾不能明道處分以義輔時而負恃弱衆以圖力爭師曲爲老將何以濟乎羽無以荅備乃割湘水爲界各罷軍肅年四十六卒

權爲舉哀臨葬諸葛亮亦爲發喪及權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

○劉巴

劉巴字子初零陵人曹操征荆州先主奔江南荆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巴獨北詣曹操操辟爲掾使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先主略有三郡巴事不成欲由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烝爲追謂巴曰劉公雄才蓋世據有荆土天人去就已可知矣足下去欲何之巴曰受命而來不成當還此其宜也先主深以爲恨

巴復從交阯至蜀俄而先主定蜀巴乃辭謝先主不責也辟爲左將軍西曹掾張飛嘗就巴宿巴不與語飛大忿恚諸葛亮謂巴曰張飛武人敬慕足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備聞之怒曰子初才智絕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難獨任也亮亦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初攻劉璋備與士衆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衆盡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巴曰易耳但當鑄

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爲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後代法正爲尚書令與張昭嘗對孫權論巴覊阨不當拒張飛太甚權曰若令子初隨世浮沉容悅玄德交非其人何足稱爲高士乎章武二年卒

○龐統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而問之統答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慕企而爲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

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先主領荆州統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亦諸葛亮亦言之先主見與談大器之以爲治中從事親待亞於諸葛亮遂與亮並爲軍師中郎將亮留鎮荆州統隨從入蜀益州牧劉璋與先主會于涪統進策曰今因此會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也先主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不可璋旣還成都先主當爲璋北征漢

中統復說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又素無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伏強兵據守關頭聞數有牋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荊州將軍未至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沉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即斬懷沛還向成都所過輒克於涪大會置

酒作樂謂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矣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爲歡非仁者之兵也先主醉怒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邪卿言不當宜速起出於是統逡巡引退先主尋悔請統還坐統復故位初不顧謝飮食自若先主謂曰向者之論阿誰爲失統對曰君臣俱失先主大笑宴樂如初進圍雒縣統率衆攻城爲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六

○法正

法正字孝直扶風人建安初天下饑荒正入蜀依劉

璋益州別駕張松與正相善松後於荊州見曹公還勸璋絕曹公而自結先主璋曰誰可使者松舉正正既還爲松稱說先主有雄略會璋聞曹公欲征張魯松遂說璋遣正迎先主使之討魯正既銜命而往乃陰獻策於先主先主然之於是取璋時璋蜀郡太守許靖將踰城先降以事覺不果及璋稽服先主亦遂薄靖不用正謂先主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今主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靖之浮稱播流四海若其不禮天下之人必以主公爲

賤賢也宜加敬重以眩遠近追昔燕王之待郭隗先主乃厚待靖而以正爲蜀郡太守楊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爲謀主一飱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己者數人或謂諸葛亮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強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爲之輔翼令翻然翺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以法使不得行其意邪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親執刀侍立先主每入心常凜凜故

亮之高妙

正在於此

妙人妙人

亮云然建安二十二年正謂先主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此非其智不逮力不足也必內有憂偪故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必可克之先主善其策二十四年先主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興勢作營淵將兵來爭正曰可擊矣乃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淵等授首曹公西征聞之曰吾故知玄德不辦有此必爲人所教也先主既立爲漢中王以正爲尚書令護軍將軍明年正卒

年四十五先主爲之流涕者累月諸葛亮與正雖好尚不同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後先主將東征孫權以復關羽之恥羣臣屢諫不聽及大軍敗還亮乃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

藏書名臣傳卷十七

○五智謀名臣

○王猛

王猛字景略北海劇人也少貧賤以鬻畚爲業嘗賃畚於洛陽市有一人貴買其畚而云無直令隨取直猛從之行不覺遠忽見一父老鬚髮皓白踞胡牀上坐左右十許人有一人引猛前拜父老父老令十倍償畚直仍遣送出猛既出顧視向處乃嵩高山也猛博學氣度雄遠士不參其神契即不與交隱於華山桓

李生同

溫伐秦入關猛被褐詣溫一面談當世之務捫虱而言旁若無人溫察而異之曰吾奉天子之命率銳師十萬仗義討逆為百姓除殘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寇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illegible]水百姓未知公心故也溫默然無以酬之徐曰江東無卿比也署為軍謀祭酒溫將還資猛車馬欲與之俱還猛還山咨師師曰卿與桓溫豈並世哉在此可富貴何為乎遠行時秦王符生酗虐不道而東海王符堅有志度堅左右說堅誅秦王堅以問呂婆樓

婆樓曰僕乃環上人耳不足以辦大事僕里舍有王猛其人謀略不世出殿下宜咨之堅因婆樓將[illegible]一見如舊語及廢興大事異符同契堅大悅自謂如玄德之遇孔明也堅既代立以猛爲中書侍郎掌機密又轉猛爲始平令猛下車明法峻刑鞭殺下吏百姓上書訟猛堅以檻車徵下廷尉親問之曰爲政之體德化爲先莅任未幾而殺戮無數何其酷也猛曰臣聞宰寧國以禮治亂國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臣劇邑謹爲明主翦除凶猾始殺一凶餘尚無數若

以臣不能窮殘盡暴肅清軌法臣願甘心鼎鑊以謝孤負酷政之刑臣實未敢聞命也堅謂羣臣曰王景略固是夷吾子產之儔也以爲尚書左丞猛舉異才修廢職秦民大悅遂以猛爲京兆尹未幾除吏部尚書又遷左僕射司隸校尉加騎都尉居中宿衛領選如故時猛年三十六矣歲中五遷權傾中外宗戚舊臣皆害其寵特進姑臧侯樊世本氐豪佐秦主健定關中衆辱猛曰君無汗馬勞何敢專管大任吾輩耕之君食之邪猛曰非徒使君耕之又將使君炊之

大怒曰、要當懸汝頭於長安門外、不然、吾不處世、猛以白堅、後世入言事、堅佯問猛曰、吾欲以楊璧尚主何如、世勃然曰、楊璧臣之壻也、陛下安得令之尚主、猛讓之曰、陛下帝有海內、而君敢競婚、是爲二天子也、世怒將擊猛、左右止之、世遂醜言大罵、堅大怒、立命斬世、尚書仇騰丞相長史席寶亦數譖毀猛、堅黜騰爲甘松護軍、寶白衣領長史、尒後上下咸服、莫敢言者、晉興寧二年、秦汝南公騰謀反誅、騰秦主生之弟也、時生弟晉公柳等猶有五人、猛屢言於堅曰、不去

五公終必爲患堅不聽明年匈奴寇秦堅自將往討
留李威與猛輔太子守長安淮南公幼帥杏城之衆
乘虛入襲李威擊斬之幼之反也晉公柳趙公雙皆
與通謀幼誅雙復與魏公庾燕公武謀作亂柳據蒲
坂武據安定雙與庾據上邽而庾遂以陝城降燕請
兵接應秦人大懼賴雙等以次誅滅而猛復攻破陝
擒庾誅之秦國乃定向使早聽猛言安有是乎晉桓
溫伐燕至枋頭燕遣使求救於秦羣臣議不可王猛
密言於堅曰燕雖強大慕容評非溫敵也若溫舉山

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幷豫之粟觀兵崤澠則陛下事去矣不如與燕合兵退溫溫退燕亦病矣然後從其病而取之堅乃遣兵救燕初燕太宰慕容恪臨終謂燕王暐曰吳王垂文武兼資若任以政國家可安不然秦晉必有窺窬之計時慕容評專國素忌垂故垂奔秦堅聞慕容恪卒已有圖燕之志及聞垂至大喜郊迎執垂手曰天生賢傑必相與成大功也王猛曰慕容垂譬如龍虎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恐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不聽燕初許割虎牢以

西路秦晉兵既退燕復悔秦王怒遣猛及將軍鄧羌楊安帥步騎三萬伐燕進攻洛陽猛之發長安也請慕容垂子慕容令以爲參軍鄉導將行造垂飲謂垂曰今當遠别何以贈我垂脫佩刀贈之猛至洛陽賂垂所親金熙使詐爲垂使者謂其子令曰吾父子來此以逃死也今王猛疾人如讐秦王心亦難知丈夫逃死而卒不免將爲天下笑聞東朝比來悔寤吾今還東汝可速發令疑之奔燕軍猛即表令叛狀垂懼而出走及藍田爲追騎所獲堅勞之曰卿家國失和

委身投朕賢子心不忘本亦各其志卿何爲過懼而狼狽如是乎待之如舊猛敗燕軍取洛陽置戍金墉城而還堅以猛爲司徒錄尚書事封平陽郡侯猛固辭復督諸軍十六萬騎伐燕燕慕容評屯潞州猛進與相持遣將軍徐成覘燕軍期日中及昏而反猛怒將斬成鄧羌請曰賊衆我寡詰朝將戰空且宥之猛曰若不斬成軍法不立羌固請曰成羌郡將也雖違期應斬羌願與成效戰以贖罪猛又弗許羌怒還營嚴鼓勒兵將攻猛猛謂羌義而有勇使語之曰將軍止

吾今赦之矣成既獲免羌自來謝猛執羌手而笑曰吾試將軍耳將軍於郡將尚介況國家與秋七月甲子猛陳師渭源而誓衆踴躍破釜弃糧大呼競進猛望見燕兵衆盛謂鄧羌曰今日非將軍不能破敵將軍勉之羌曰若能以司隸見與公勿憂也猛曰此非所及當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羌羌弗應猛馳就許之羌乃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跨馬運矛馳赴燕陳出入數四殺傷數百人及日中燕兵大敗俘斬五萬餘乘勝追擊所殺及

降又十餘萬慕容評單騎走還鄴於是秦兵長驅圍鄴猛之未至鄴也鄴旁剽刦公行及猛至遠近帖然號令嚴明軍無私犯燕民各安其業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猛聞而歎曰慕容玄恭可謂古之遺愛矣設太牢以祭之玄恭恪字也十一月秦王留李威輔太子守長安自率精銳十萬赴鄴七日而至猛潛如安陽謁堅曰臣奉陛下威靈擊垂亡之虜譬如釜中之魚無足慮也監國幼沖鑾駕遠臨脫有不虞悔之何及秦王乃入鄴執燕主暐以猛爲冀州牧

不濟甚

都督關東六州軍事猛以六州任重請改授親賢別乞一州自效堅遣侍中諭旨猛乃視事俄入爲丞相稍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表讓久之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內崇儒學無罪而不刑無才而不任於是兵強國富垂及昇平猛之力也西平公融坐擅起學舍爲有司所糾融聞申紹誰可使詣長安申理者紹曰燕尚書郎高泰清辯有膽智可使也先是猛及融屢辟泰泰不起至是泰從融命而至猛笑曰高子伯於今乃來何其遲也泰曰罪

人來就刑何謂遲乎昔魯僖公以泮宮發頌齊宣王
以稷下垂聲今陽平公開建學宮追蹤齊魯未聞
詔褒美乃煩有司舉劾明公阿衡聖朝懲勸如此下
吏何所逃罪乎猛曰是吾之過猛疾堅親臨省問以
後事猛曰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臣沒之後願
不以晉為圖鮮卑羌虜我之仇也終為人患宜漸除
之時鮮卑慕容垂為冠軍將軍羌人姚萇為龍驤將
軍皆敵國來降為堅所寵任故猛言及之堅比斂三
臨哭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六合邪何奪吾景

略之速也莽之如漢霍光故事

○姚崇

姚崇字元之陜州人武后時拜侍郎后嘗語左右往時周興來俊臣等數治詔獄朝臣相逮引一切承反朕意其枉更畀近臣臨問皆覩得其手牒自俊臣等誅遂無反者然則向論死得無寃邪崇曰當時以告言爲功故天下號曰羅織甚於漢之鉤黨雖陛下使近臣覆訊彼尚不自保敢一搖手以悖酷吏之意哉且被問不承則重罹其慘今賴天之靈發悟陛下臣

以一門百口係內外官無復存者矣后悅賜銀千兩
聖曆三年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未幾出為靈武道
大總管張柬之等謀誅二張崇適自屯所還遂參密
議以功封梁縣侯武后遷上陽宮中宗率百官問起
居五公相慶崇獨流涕柬之等曰今豈涕泣時邪恐
公禍由此始崇曰比與討逆不足為功然事天后久
違舊主而泣人臣終節也由此獲罪甘心焉後五王
被害而崇獨免玄宗即位講武新豐天子行幸牧守
在三百里內得詣行在崇時在同州名至帝方獵渭

濱問崇曰知獵乎對曰少所習也臣年二十居廣成澤以呼鷹逐獸爲樂張璟藏謂臣當位王佐無自弃故折節讀書遂待罪將相然少爲獵師老未忘也帝遂與俱獵緩速如旨是日帝懽甚既罷獵乃謂崇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銳於治先設事以堅帝意即陽不謝帝怪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爲朕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牵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壬佞冒觸憲綱皆得

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閽人之口臣願宦豎不與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鎮寖亦爲之臣願租賦外一切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韋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羣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眞二觀費鉅百萬臣請絕道佛營造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翌日拜兵部尙

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遷紫薇令二月庚寅朔太史奏
太陽應虧不虧崇上賀請書之史冊三年以盧懷慎
校吏部尚書兼黃門監崇有子喪謁告十餘日政事
委積懷慎惶恐入謝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
坐鎮雅俗耳崇既出須臾裁決俱盡頗有德色顧謂
紫薇舍人齊澣曰余爲相可比何人澣曰公可謂救
時之相崇喜投筆曰救時之相豈易得哉崇嘗於帝
前序次郎吏帝左右顧崇懼再三言之卒不答崇趨
出內侍高力士侍帝曰我任崇以政大事吾當與

至用郎吏崇顧不能而重煩我邪開元四年山東大
蝗崇奏曰詩云秉彼蟊賊付畀炎火漢光武詔曰勉
順時政勸督農桑去彼螟蜮以及蟊賊此除蝗誼也
請夜設火坎其旁且焚且瘞乃出御史爲捕蝗使分
道殺蝗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言除天災者當以德昔
劉聰除蝗不克而害愈甚崇移書謂之曰聰僞主德
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者良守蝗避其境若
謂修德可免彼將無德致然乎今坐視食苗不救因
以無年刺史其謂何乃縱捕時議者猶諠譁不止帝

復問崇崇對曰庸儒泥文不知事變事固有違經而合道反道而適權者昔魏世山東蝗小忍不除至人相食後秦有蝗草木皆盡牛馬至相噉毛今飛蝗所在充滿加復蕃息討蝗縱不能盡不愈於養以遺患乎帝然之蝗害訖息盧懷慎卒崇病痁移告凡大政事帝必令源乾曜就咨乾曜所奏善帝則曰是必崇畫之有不合則曰胡不問崇久之崇還宰政因舉宋璟自代乃以開府儀同三司罷政事帝將幸東都而太廟屋自壞帝問宋璟蘇頲同對曰壞壓之變天所

以示教戒陛下宜何異東巡又問眞宗封禪曰[illegible]
符堅故殿嘗廢而虜國亡臣以有此讖尚不[illegible]
久枯木自當摧折但壞與讖會耳且陛下以[illegible]亡
元輸餉告勞因幸東都不爲已也百司已戒供擬訖
具請車駕如期帝曰卿言正契朕意賜絹三百疋車
駕遂東八年授太子少保以疾不拜明年卒年七十
二崇三爲宰相皆兼兵部尚書緣邊戍士馬儲械
無不精熟上初即位勵精爲治每事訪崇崇應答如
響故上專任之每見便殿必爲之興去輒臨軒以送

佗相莫如也始爲同州張說素恨崇使御史大夫趙彥昭彈之上不聽又使殿中監丞姜皎言于上曰陛下欲擇河東總管而難其人臣今得之矣上問爲誰皎曰姚崇文武全才眞其人也上曰此張說之意也汝何得面欺皎叩首服上卽遣中使召崇詣行在及當國說懼潛詣岐王申款佗日朝衆趨出崇曳踵爲有疾狀帝召問之對曰臣損足無甚痛乎曰臣心有憂痛不在足也夫岐王陛下愛弟張說爲輔臣而密乘車出入王家恐爲所誤故憂之於是出說爲相州刺史

病戒諸子曰張丞相與吾不協然其人素奢侈尤好服玩吾歿後當來弔汝具陳吾平生服玩寶帶重器羅列帳前若顧即錄致之仍以神道碑爲請既獲其文登時錄進上覽豫礱石至便鐫刻張丞相見事常遲數日後必當有悔若復來索碑文便當引視鐫石告以上聞可也崇歿張果至悉如崇戒不數日文成敘致該詳時謂極筆其略曰八柱擎天高明之位列四時成歲亭毒之功全數日後果遣使來索原本欲加刪改諸子引使者視其碑告以奏御使者復命張撫膺曰死

姚崇能算生張說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矣魏知古崇所引及同列稍輕之出攝吏部尚書知東都崇二子在洛通賓客饋遺憑舊請託知古密以聞他日上名崇曰卿子才乎皆安在崇曰臣二子分司東都其爲人多欲而寡慎必常以事干魏知古帝始以崇必私其子及聞之大喜曰卿安從得之對曰知古臣所薦也臣子必謂其德臣而請之帝於是愛崇不私而薄知古欲斥古崇曰臣子無狀撓陛下法而逐知古外人必謂陛下私臣乃止

○李泌

李泌字長源七歲知爲文開元十六年悉名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難禁中有員俶者九歲升坐詞辯注射帝異之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俶奏李泌帝即馳召至帝方與張説觀奕使説試其能説請賦方圓動靜泌遂廵曰願聞其略説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才靜若得意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于身賜束帛勑其家善養視之張九齡尤奬愛泌九齡與嚴挺之蕭

誠善忽獨念曰嚴太苦勁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名
蕭泌在旁率尒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
美者乎九齡驚改容謝之因呼泌爲小友嘗遊嵩華
終南間天寶中詣闕獻復明堂九鼎議帝憶其早慧
名講老子得待詔翰林仍供奉東宮皇太子遇之厚
楊國忠疾之斥置蘄春肅宗即位靈武物色求訪會
泌亦自嵩潁間冒難奔赴行在至彭原謁見陳天下
所以成敗事帝悅欲授以官固辭願以客從入議國
事出陪輿輦至于四方文狀將相遷除皆與泌參議

衆指曰著黄者聖人著白者山人帝聞因賜金紫并
元帥廣平王行軍司馬帝嘗從容問破賊期對曰賊
掠金帛子女悉送范陽志在茍得詎能定中國邪不
出二年無寇矣陛下無欲速夫王者之師當務萬全
圖久安便無後害今詔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陘郭子
儀取馮翊入河東則史思明張忠志不敢離范陽常
山安守忠田乾眞不敢離長安是以三地禁其四將
也隨祿山者獨阿史那承慶耳使子儀毋取華令賊
得通關中則北守范陽西救長安奔命數千里其精

卒勁騎不逾年而敝我常以逸待勞以所徵之兵會扶風與太原朔方軍互擊之命建寧王爲范陽節度大使北並塞與光弼相犄角以取范陽賊失巢窟當死河南諸將手時中書令崔圓宦官李輔國以泌親信疾之泌畏禍願隱衡山有詔給三品祿賜隱士服爲治室廬代宗立召至賜光福里第強詔食肉爲娶朔方故留後李暐甥婚日勅北軍供帳元載惡不附己出爲江西判官載誅帝召還復爲常袞所忌授澧朗峽團練使徙杭州刺史德宗在奉天召赴行在時

李懷光叛歲又蝗旱議者欲赦懷光帝博問羣臣泌破一桐葉附使以進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不可復合如此葉矣三年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累封鄴縣侯初張延賞減天下吏員人情愁怨至流離死道路者泌請復之帝曰人既凋耗員何可復泌曰不然戶口雖耗而事多承平十倍今州或參軍署務縣佐史判案所謂省官者去其冗員非常員也泌乃條奏中朝官常侍賓客可罷者又如舊制諸王未出閤官屬皆不除則所收料奉乃多于減員矣帝悅是時州

刺史月俸至千緡而京官祿薄自方鎭入八座至謂罷權泌以爲外太重內太輕乃請隨官閑劇普增其俸又白罷拾遺補闕帝雖不從然因是不除諫官唯用韓皐歸登泌因收其公廨錢令二人寓食中書舍人署故時戲曰韓諫議雖分左右歸拾遺莫辨存亡四年八月月蝕東壁泌曰東壁圖書府大臣當有憂者吾以宰相兼學士當之矣昔燕國公張說由是以亡又可免乎明年果卒年六十八泌出入中禁事四君數爲權倖所疾常以智免好縱橫大言時時讜議

能寤移人主然常持黃老鬼神說故爲人所譏獨栁
玭稱兩京復泌謀居多其功乃大于魯連范蠡云泌
在衡嶽有僧號懶瓚與坐撥火中芋啗之曰勿多言
領取十年宰相鄴侯家傳云泌少時身輕極能于屏
風上行竹薰籠上立有異人云此兒十五必升騰父
毋惡之忽聞空中異香作蒜汁潑之既長辟穀每導
引骨節珊然人謂之鏁子骨建寧王倓性英果有才
略從上自馬嵬北行屢逢寇盜倓自選驍勇居上前
後血戰以衞上上或過時未食倓悲泣不自勝軍中

皆屬目向之上欲以倓爲天下兵馬元帥使統諸將東征李泌曰建寧王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爲吳太伯乎上曰廣平冢嗣何必以元帥爲重泌曰天下艱難衆心所屬在于元帥若建寧大功既成陛下雖欲不以爲儲副同立功者其肯已乎太宗太上皇即其事也上乃以廣平王俶爲天下兵馬元帥諸將皆屬焉倓聞之謝泌曰此倓之心也上謂泌曰張良娣祖母昭成太后之姊也上皇所念朕欲使正位中宮何如對曰陛下在靈武以羣

（若當時要過此一着免後來多少禍患）

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大位非利己也至于家事受[illegible]既可即位天子亦可冊立東宮甚矣[illegible]
上皇之命不過曉歲月之間耳至德二載帝又從容害人國也
謂李泌曰廣平為元帥踰年今欲令建寧專征又恐如此則建寧自不欲矣
勢分立廣平為太子何如對曰臣固嘗言之矣戎事
交切須即區處至于家事當俟上皇不然後代何以
辯陛下靈武即位之意邪此必有人欲令臣與廣平
有隙耳臣請以語廣平泌出以告廣平王俶俶曰先
生深知其心也乃入固辭曰陛下猶未奉晨昏臣何
心敢當儲副願俟上皇還宮臣之幸也李輔國外恭

謹寡言而內狡險見張良娣有寵陰附會之建寧王
倓數于上前詆訐二人罪惡二人譖之于上曰倓恨
不得爲元師謀害廣平王上怒賜倓死于是廣平王
俶及李泌皆內懼俶謀去輔國及良娣泌曰不可王
不見建寧之禍乎俶曰竊爲先生憂之泌曰泌與主
上有約矣平京師則告還山俶曰先生去則俶益危
矣泌曰王但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委曲順之亦何
能爲九月廣平王俶入長安捷書至鳳翔百僚入賀
上名李泌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循

人子之職矣泌對曰上皇不來矣上驚問故泌曰望勢自然請更爲羣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及今成功主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以就孝養之意乃可上即使泌草表立命中使入蜀因就泌飲酒同榻寢李輔國請取契鑰付泌泌請使輔國掌之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爲閒人何樂如之上曰卿且眠泌對曰陛下今就臣榻臣猶不得請況異日香案之前乎陛下不許臣去是殺臣也上曰不意卿疑朕如此是直以朕爲句踐也對曰陛下不辦殺臣故臣得以

求去若其既辦臣安得言陛下鄉日待臣如此臣於
事猶有不敢言者況天下既安臣敢言乎上良久曰
卿以朕不從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所不敢言者建
寧耳上曰建寧朕之愛子艱難時有功朕豈不知但
爲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
已除之耳泌對曰若有此心廣平王當怨之廣平每
與臣言其冤輒流涕嗚咽上曰渠嘗夜捫廣平意欲
加害泌曰此皆讒人之言豈有建寧之孝友聰明而
爲此乎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爲元帥臣請用廣平建

寧若有此心當深憾於臣而以臣爲子[illegible]（一轉○好○乜○臣○）
下以此可以察其心矣上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既（透○心○）
往不答朕不欲聞之泌曰臣所以言者非咎既往乃
欲陛下慎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宏天后（又○轉○得○好○）
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酖殺之立次子雍王賢賢內憂
懼作黄臺瓜辭冀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卒死於
黔中其辭曰種瓜黄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
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爲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
摘矣愼毋再摘是時廣平有大功良娣忌之潛構流

言故泌言及泌求歸山不已上不得已乃聽歸德宗貞元中張延賞在西川與東川節度使李叔明有隙上入駱谷值霖雨道塗險滑衛士多亡歸朱泚叔明之子昇等六人恐有姦人危乘輿相與齧臂爲盟更鞚上馬以至梁州及還長安上皆以爲禁衛將軍寵遇甚厚張延賞知昇私出入郜國大長公主第密以白上上謂李泌曰郜國已老昇年少何爲如是泌曰此必有欲動搖東宮者誰爲陛下言此上曰卿勿問第爲朕察之泌曰必延賞也上曰何以知之泌具爲

上言二人之隙且曰昇承恩顧與禁兵延賞嫌以中傷而郜國乃太子蕭妃之母也故欲以此陷之耳上笑曰是也郜國肅宗之女適駙馬都尉蕭升女爲太子妃詹事李昇出入主第或告主淫亂且厭禱上太怒幽主於禁中切責太子太子請與蕭妃離昏上名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有一子柰何一旦疑之欲廢之而立姪上怒曰卿何得間人父子誰語卿舒王爲姪者對曰陛下自言之大曆初陛下語臣今日得數子臣請其故陛下言

聦靖(急詞)諸子主上令吾子之今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上曰卿違朕意何不愛家族耶對曰臣爲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爲曲從陛下明日悔之(亦其二好)必尤臣云吾任汝爲相不力諫使至此必復殺(凡綴詞)臣子(亢綴得好)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寃殺臣子以姪爲嗣臣未得歆其祀也因嗚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使朕如何而可對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臣始謂陛下聖德當使海外蠻夷皆戴之如父(綴綴入得好)母豈謂自有子

而疑之至此乎臣今盡言不敢避忌諱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陛下記昔在彭原建寧何故而誅上曰建寧叔實寃肅宗性急譖之者深耳泌曰臣昔者以建寧之故辭官爵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又爲陛下相又覩諸事臣在彭原承恩無比竟不敢言建寧之寃及臨辭乃言之肅宗亦悔而泣先帝自建寧死常懷危懼臣亦爲先帝誦黃臺瓜辭以防讒搆之端上曰朕固知之意色稍解乃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臣方欲言之昔承乾屢

詞雖緩從頂門入刻哉

不得不吐實矣

監國託附者衆藏甲又多與宰相侯君集謀反事覺
太宗使其舅長孫無忌與朝臣數十鞫之事狀顯白
然後集百官議之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爲慈
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陛下既
知肅宗性急以建寧爲寃臣不勝慶幸願陛下戒覆
車之失從容三日究其端緒而思之陛下必釋然知
太子之無他也若果有其迹當召大臣知義理者二
三人與臣鞫實陛下如貞觀之法行之廢舒王而立
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於開

元之時武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殺之海內寃憤此乃百代所當戒又可法乎且陛下昔嘗令大子見臣於逢萊池觀其容表非有蠭目豺聲商臣之相也正恐失於柔仁耳又太子自貞元以來嘗居少陽苑在寢殿之側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有異謀乎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衷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況但以妻毋有罪爲累乎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宗族保太子必不知謀鄉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爲卿遷

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扣頭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也。（妙妙）然陛下還宮。當自審。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泌歸謂子弟曰。吾本不樂富貴而命與願違。今累汝曹矣。（可悲）間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闌干。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泌拜賀因曰。陛下聖明。察太子無罪。臣報國畢矣。臣前日驚悸亡魂。不可復用。願乞骸骨。上曰朕父子賴卿得全。方屬子孫。傳卿代代以報德。何爲出此言

乎。上嘗與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強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泌曰：人言杞姦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姦邪，此乃杞之所以爲姦邪也。倘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杞以私隙殺楊炎，擠顏真卿於死地，激李懷光叛，賴陛下聖明竄逐之，人心頓喜，不致大禍，不然，亂何由弭。上曰：楊炎以童子視朕，每論事，朕可其奏則悅，與之反覆問難，即怒而辭位，觀其意，以朕爲不足與言故也，以是忿不可忍，初非由杞。建中之亂，術士桑道茂預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能

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政刑皆無所用矣一日與泌議復府兵泌因爲上歷敘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陳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則賜勳加賞便道罷之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爲洮河鎮守以圖吐蕃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浸墮爲人所賤

至蒸熨手足以避役牛仙客以積財爲宰相邊將效之山東戍卒多賫綿帛自隨邊將誘之寄於府庫晝則苦役夜縶地牢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自天寶以後山東戍卒還者什無二三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謂之彍騎其後益爲六軍及李林甫爲相奏諸軍皆募人爲之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禍亂遂生向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上曰俟平河中

當與卿議之他日復問泌對曰今歲徵關東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粟二百四萬斛國家比遭饑亂經費不充未暇以復府兵也上曰然亟減戍卒歸之何如對曰陛下誠能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成上曰果能如是乎對曰此須急為之過旬月則不及矣今吐蕃久居原蘭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在藏惡繒染為緋纈因党項以市之每頭二三匹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

又夫言真快哉

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爲糴貯來春種禾亦如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邊地居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糧粟麥無以售其價必賤名爲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上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戍卒因屯田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歸舊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爲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給長牒續食而遣之據應募之數移報本道雖河朔諸帥得免代之煩亦

喜聞矣不過數番則卒皆土着乃悉以府兵之法理
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爲富庶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
復事矣泌曰未也臣能不用（又大言）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
上曰計將安出對曰臣未敢言之俟麥禾有效然後
可議也泌意欲結回紇大食雲南與圖吐蕃令吐蕃
所備者多知上素恨回紇恐聞之不悅并屯田之議
不行故不肯言既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五六
先時肅宗謂泌曰今郭子儀李光弼已爲宰相若克
兩京則無官以賞之對曰古者官以任能爵以酬功

漢魏以來雖以郡縣治民然有功則錫以茅土傳之子孫唐初未得關東故封爵皆設虛名其食實封者給繒布而已貞觀中太宗欲復古制大臣議論不同而止由是賞功者多以官夫以官賞功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是以功臣居大官者皆不爲子孫遠圖務乘一時之權以邀利鄉使祿山有百里之國則亦惜之以傳子孫不反矣李希烈反唐宗室李勉爲汴宋滑濮河陽等道都統希烈攻勉勉嬰城宋累月援莫至乃哀兵萬人潰圍出東保睢陽議者多

以勉失守大梁不應爲相李泌言於上曰李勉公忠雅正而用兵非所長大梁不守然將士弃妻子而從之者殆二萬人足以見其得衆心矣且劉洽出勉麾下勉至睢陽悉舉其衆以授之卒平大梁亦勉之功也上乃命勉復其位貞元間泌與李晟馬燧柳渾俱入見上謂泌曰卿昔在靈武已應爲此官卿自退讓朕今用卿欲與卿有約卿慎勿報仇有恩者朕當與卿報之對曰臣素不與人爲仇李輔國元載皆害臣者今日斃矣素所善及有恩者率已顯達或多零落

臣無可報也然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為約可乎上曰可泌曰願陛下勿害功臣臣受陛下厚恩固無形迹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聞有讒之者雖陛下必不聽然臣今日對二人言之欲其不自疑耳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惋而反側恐中外之憂不日復生也陛下以李懷光為太尉而懷光愈懼遂至於叛此皆陛下所親見也今晟燧富貴已足苟陛下坦然待之使其自保無虞國家有事則出從征伐無事則入奉朝請何樂如之故臣願陛下勿以

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勿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上曰朕始聞卿言聳然不知所謂及聽剖析乃知社稷之至計也晟燧皆起泣謝妖僧李軟奴自言本皇族見嶽瀆神命已爲天子結殿前射生將韓欽緒等謀作亂其黨上告上命捕送內侍省推鞫李晟聞之驚仆於地曰晟滅族矣泌問其故晟曰晟新羅謗毀中外有家人千餘若有一人在其黨中則兄亦不能救矣泌乃密奏大獄一起所連引必多外間人情恟懼請出付臺推之上從之欽緒奉天功臣遊

壞子也尋斬軟奴等八人北軍之士坐死者八百餘人而朝廷之臣無連及者遊瓌委官詣闕謝上遣使止之遊瓌又械送欽緒二子上亦宥之泌曰軟奴之黨猶有在北軍未發者請大赦以安其心正月朔赦天下咸陽人上言見白起令奏云請爲國家扞禦西陲正月吐蕃必大下既而吐蕃入寇邊將敗之上欲於京城立廟贈起爲司徒泌曰臣聞國將興聽於人今將帥立功而陛下褒賞白起臣恐邊臣解體矣若立廟京城盛爲祈禱流聞四方將立巫風臣聞杜郵

有祠請敕府縣修葺則不至驚人耳目矣初肅宗至鳳翔旬日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江淮庸調亦至長安人聞車駕至從賊中自拔而來者日夜不絕西師憩息既定李泌請遣安西西域之衆如前策並塞東北自嬀檀南取范陽上曰今大衆已集庸調亦至當乘兵鋒擣其腹心而更引兵東北數千里先取范陽非迂乎對曰今以此衆直取兩京必得之然賊必再強我必再困非久安之策上曰何也對曰今所恃者皆西北守塞諸胡之兵性耐寒畏暑若乘其

新至之銳攻蔽山已老之師其勢必克若春氣已深
賊收其餘衆遁歸巢穴關東既熱官軍必困於思歸
賊休兵秣馬伺官軍去復來則征戰之勢未有涯也
不如先用之於寒鄉除其巢穴則賊無所歸根本永
絶矣上曰朕切於晨昏之戀（亦戀巢穴耳不戀晨昏也）不能待此决矣時德宗
爲奉節王學文於李泌至代宗世泌居蓬萊書院德
宗爲太子亦與之遊興元元年德宗急詔徵泌爲左
散騎常侍日直西省時李懷光叛上問泌曰河中密
邇京城朔方兵素稱精銳如達奚小俊等皆萬人敵

奈何對曰天下事甚有可憂者若惟河中不足憂也夫料敵者料將不料兵今懷光將也小俊之徒乃兵耳懷光既解奉天之圍視朱泚垂亡之虜不能取而與之連和使李晟得取以爲功今陛下已還宮懷光不束身歸罪乃虐殺使臣鼠伏河中如夢魘之人耳但恐不日爲帳下所梟使諸將無以藉手也陝虢都知兵馬使達奚抱暉鴆殺節度使張勸代總軍務邀求旌節且陰召李懷光將達奚小俊爲援上以泌爲陝虢都防禦水陸運使欲以神策軍送之對曰陝城

三面懸絕攻之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以單騎入上曰單騎如何入對曰陝城之人不貫逆命此特抱暉爲惡耳若以大兵臨之彼閉壁定矣臣今單騎抵其近郊舉大兵則非敵若遣小校來殺臣未必不便爲臣用且今河東全軍屯安邑馬燧入朝願勅燧與臣同辭借行使陝人欲加害於臣則畏河東移軍討之此亦一勢也上曰朕方用卿寧失陝州不可失卿當更使他人往對曰他人必不能入今事變之初衆心未定故可出其不意奪其姦謀他人猶豫遷延彼成

謀則不得前矣上許之泌見陝州進奏官及將吏在長安者語之曰主上以陝虢饑故不授泌節而領運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賑之耳陝州行營在夏縣若抱暉可用當使將之有功則賜旌節矣覘者馳以告抱暉稍用自安泌具以白上曰使其士卒思米抱暉思節必不害臣矣泌與馬燧俱辭行泌出潼關宿曲沃將佐皆來迎去城十五里抱暉亦出謁泌稱其攝事保完城隍之功曰軍中煩言不足介意公等職事皆安堵如故既入城視事賓佐有請屏人白事者泌曰

易帥之際軍中頗言乃其常理泌到自妥貼不願聞也泌但索簿書治粮儲明日召抱暉至宅語之曰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不能入故丐汝餘生汝為我齎版幣祭節使慎無入關自擇安處潛來取家保無他也泌之辭行也上藉陝將預於亂者七十五人授泌使誅之泌既遣抱暉日中宣慰使至泌奏已遣抱暉餘不足問上復遣中使詣陝必使誅之泌不得已械兵馬使林滔等五人送京師懇請赦實詔謫戍天德軍歲餘亦竟殺之而抱

闕遂亡命不知去向議者有言韓滉聞鑾輿在外聚兵修石頭城上以問泌泌曰滉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貢獻不絶且鎭撫江東十五州盜賊不起滉之力也所以修石頭城者滉見中原板蕩謂陛下將有永嘉之行以爲迎扈之備此乃人臣忠篤之慮滉性剛不附權貴以故多謗毀願陛下察之上曰他議洶洶章奏如麻卿弗聞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臯爲考功員外郎今不敢歸省其親正以謗語沸騰故也上曰其子猶懼卿奈何保之對曰滉之用心臣知之至熟

願上章明其無他乞宣示中書使朝衆皆知之上曰人亦何易可保恐并爲卿累泌退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滉他日上謂泌曰卿竟上章已爲卿留中雖知卿與滉親舊豈得不自愛其身泌曰臣之上章以爲朝(轉妙)廷非爲身也上曰如何爲朝(來了)廷對曰今天下旱蝗關中米斗千錢江東豐稔願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衆(老賊真善逢君妙妙妙)之惑而諭韓臯使之歸覲令滉感激速運糧儲豈非(不覺入其彀中矣)爲朝廷邪(果爽了)上曰朕深諭之矣即下泌章令韓臯謁告歸覲面賜緋衣臯至潤州滉感悅流涕即日自臨水

濵發米百萬斛既而陳少游亦貢米二十萬斛上謂李泌曰韓滉乃能化陳少游亦貢米邪對曰豈惟少遊諸道將爭入貢矣泌言於上曰江淮漕運自淮入汴以甬橋為咽喉地屬徐州鄰於李納刺史高明應年少不習事若李納一旦復有異圖竊據徐州是失江淮也國用何從而致請徙壽盧濠都團練使張建封鎮徐州割濠泗以隸之復以盧壽歸淮南則淄青惕息而運路常通江淮安矣及今明應幼騃可代宜徵為金吾將軍上從之以建封為徐泗濠節度使建

封爲政寬厚而有綱紀不貸人以法故其下畏而悅
初河隴沒于吐蕃自天寶以來安西北庭奏事及西
域使人在長安者歸路既絕人馬皆仰給于鴻臚禮
賓委府縣供之于度支受直度支不時付直長安市
肆不勝其弊李泌知胡客留長安久者或四十餘年
皆有妻子買田宅舉質取利其眞乃命檢括胡客有
田宅者凡得四千人皆停其給胡客皆詣政府告訴
泌曰此皆從來宰相之過豈有外國朝貢使者留京
師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假道于回紇或自海道各

遣歸國有不願者當令鴻臚自陳授以職位給俸祿爲唐臣人生當乘時展用豈可終身客死邪（奸語動人心）于是胡客無一人願歸者泌皆分領神策兩軍王子使者爲散兵馬使或押衙餘皆爲卒禁旅益壯鴻臚所給胡客纔十餘人歲省度支錢五十萬緡市人皆喜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屢求和親且請婚未之許會邊將告乏馬無以給之李泌言于上曰陛下誠用臣策數年（大言）之後馬賤于今十倍矣上曰何故對曰願陛下推至公之心屈己徇社稷大計臣乃敢言上曰卿何自疑

若是對曰臣願陛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如此則吐蕃自困馬亦易致矣上曰三國當如卿言至于回紇則不可泌曰臣固知陛下如此所以不敢早言爲今之計當以回紇爲先三國差緩耳上曰唯回紇卿勿言泌曰臣備位宰相事可否在陛下何至不許臣言上曰朕于卿言皆聽之矣至于和回紇宜待子孫朕之時固不可先是回紇助唐討史朝義德宗時爲雍王充元帥可汗壁陜州王往見可汗責王不舞蹈從官韋少華坐之于是泌曰豈非以陜

州之恥邪上曰然韋少華等以朕故受辱而死朕豈能忘屬國家多難未暇報之和則決不可泌曰害少華等乃牟羽可汗陛下即位舉兵入寇未出其境今合骨咄祿可汗殺之然則今可汗乃有功于陛下宜受封賞又何怨邪上曰卿以和回紇爲是則朕固非耶對曰臣爲社稷計而言若苟合取容何以見肅宗于天上上曰容朕徐思之自是泌凡十五餘對上終不許泌曰陛下既不許回紇和親願賜臣骸骨上曰朕非拒諫但欲與卿較理耳對曰陛下許臣言理此

固天下之福也上曰朕不惜屈已與之和但不能不負少華輩對曰以臣觀之少華輩負陛下非陛下負之也上曰何故對曰昔回紇葉護將兵助討安慶緒肅宗但令宴勞之於元帥府先帝未嘗見也所以然者彼戎狄豺狼舉兵入中國之腹不得不過爲之防也少華輩不能深慮以萬乘元子徑造其營又不先與之議相見之儀使彼得四其桀驁豈非少華輩負陛下邪死不足以償責矣且香積之捷葉護欲引兵掠長安先帝親拜之於馬前以止之葉護遂不入城

當時觀者十萬餘人皆歎息曰廣平王眞華夷主也
然則先帝所屈者少所伸者多矣葉護乃牟羽之叔
父也牟羽身爲可汗舉全國之兵赴中原之難故其
志意驕矜敢責禮於陛下陛下天資神武不爲之屈
當是之時臣不敢言其他若可汗留陛下於營中歡
飲五日天下豈不寒心哉而天威所臨豺狼馴服牟
羽母捧陛下於貂裘叱命左右親送陛下乘馬而歸
陛下以香積之事觀之則屈爲是乎不屈爲是乎
陛下屈於牟羽乎牟羽屈于陛下乎上謂李晟馬燧

曰故頗不宜相逢朕素怨回紇今聞泌言香積之事朕自覺少理二人對曰果如泌所言則回紇自可恕上曰卿二人復不與朕朕當奈何泌曰臣以爲回紇不足怨嚮來宰相乃可怨耳今回紇可汗殺牟羽其國人有復京城之勳夫何罪乎吐蕃幸國之災陷河隴數千里之地又引兵入京城使先帝蒙塵於陝此乃百代必報之讎況其贊普至今尚存宰相不爲陛下別白言此乃欲和吐蕃以攻回紇上曰朕與之爲怨已久聞吐蕃刼盟今往與之和得無復拒我爲夷

狄之笑乎對曰不然臣曩在彭原令可汗爲胡祿都督與今國相白婆帝皆從葉護而來臣待之頗厚故聞臣爲相而求和臣今請以書與之約稱臣爲陛下子毋使來不過二百人市馬不過千匹無得携中國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約則主上必許和親如此威加北荒旁讋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也上曰至德以來與爲兄弟之國今一旦欲臣之彼又安肯對曰彼思與中國和親久矣其可汗國相素信臣言若其未諧但應且發一書耳上從之既而回紇可

汗遣使上表稱兒及臣凡泌所約五事皆聽上大喜謂泌曰回紇則旣和矣所以招雲南大食天竺奈何對曰回紇和則吐蕃已不敢輕犯塞矣次招雲南則是斷吐蕃右臂也雲南自漢以來臣屬中國楊國忠無故擾之使叛臣于吐蕃苦于吐蕃賦役未嘗一日不思復爲唐臣也大食在西域爲最強自葱嶺盡西海地幾半天下與天竺皆慕中國代與吐蕃爲仇臣故知其可招也遂遣回紇使者合闕將軍歸許以咸安公主妻可汗歸其馬價五萬匹

〇呂夷簡

呂夷簡字坦夫由進士及第知濱州代還奏農器有算非所以勸力本宰相韙之時王曾知制誥至中書見王旦旦問識夷簡否曾曰不識旦曰此人異日與舍人對秉鈞軸者也權知開封府治嚴辦有聲眞宗識其姓名于屛風將大用之而未及仁宗天聖七年乃拜夷簡同平章事太后臨朝近臣頗以言事去職或謂夷簡何以不言不去夷簡曰先帝待我期以安宗廟耳故平勃不去所以安漢仁傑不去所以安

唐十年李宸妃薨太后以宮人禮治喪于外夷簡奏喪禮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頃之后獨坐簾下召夷簡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若何豈欲離間吾母子邪夷簡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爲念臣不言尚念劉氏也喪禮宜從厚太后始悟夷簡復請治喪皇儀殿用一品禮殯洪福寺又謂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後太后崩燕王謂仁宗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仁宗號慟頓毀不視朝者累日是日尊宸妃爲皇太后諡章懿詣洪福寺

祭告易梓宮親哭視之帝見后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乃嘆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此夷簡之見也大內火百官晨朝帝御拱辰門百官皆拜樓下夷簡獨不拜帝使問之對曰宮廷有變羣臣願一望清光帝命舉簾夷簡乃拜帝始與夷簡謀罷樞密張耆夏竦等退以告郭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出判陳州是歲夷簡復相初劉渙上疏請太后復政太后怒使投之嶺外屬太后疾革夷簡請置渙至是帝擢渙為右正言

顧夷簡曰向者樞密欲按濮賴卿以免也夷簡曰濮由疏外故敢言之大臣或及此則太后必疑風旨自陛下使陛下子母不相安矣帝以夷簡爲忠郭后一向憑恃太后頗驕橫上所幸尚美人嘗於上前有侵后語后不勝憤批其頰誤傷帝頸夷簡遂主廢后議（安、得、不、廢）仁宗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懟（亦是）（正論）坐廢況傷陛下頸乎夷簡遂勅有司無得受臺諫章奏中丞孔道輔率諫官伏奏殿門闔不得通乃叩鐶大呼有詔夷簡諭旨道輔等皆曰大臣之於帝后猶

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专
簡曰廢后亦有漢唐故事郎奏言伏閣請對非太平
美事黜道輔仲淹補外而宋庠等罰金先是太后崩
遺詔尊楊太妃為皇太后及郭后廢尚楊二美人益
有寵上體為之弊楊太后亟以為言入内都知閻文
應早暮侍上亦言之不已上頷之文應乃命氈車載
載二美人以出初蔡齊力爭欲削遺詔中楊太后參
決軍國大事之語或簡嘆曰蔡中丞不知吾豈樂為
此上年少恐禁中事莫有主張爾及二美人爭寵恣

嫉平賴楊太后排遣之劉太后服未除夷簡又勸上立曹后范仲淹曰夷簡又教陛下做一不好事矣安見是不好夷簡謂韓琦曰此事人不知上春秋盛郭后尚美人皆以失寵廢以色進者不可勝數不立后無以正之每事自有深意多此類也景祐四年王曾與夷簡數爭事不平曾斥夷簡於是二人皆罷寶元三年夷簡復入相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入寇先是范仲淹建議城洛陽夷簡謂契丹畏壯侮怯遽城洛陽必長虜勢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契丹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大見識

示將親征以伐其謀仲淹言此可張虛聲耳未足恃也洛陽既弗及城請速修京城夷簡曰此囊瓦城郢計也使契丹得渡河而固守京師殆矣故設備宜在河北建北京識者韙之寶曆初仁宗服藥久不視朝一日促名二府夷簡聞命移刻方赴比至中使數輩催促夷簡愈緩轡徐行既見上上曰久疾方平喜與卿相見而遲遲其來何也夷簡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名臣臣若奔馳以進慮人心驚動耳夷簡有眩疾屢告退有詔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復降手詔

曰古謂髭可療疾今翦以賜卿及甍上澥下曰安得
憂國忘身如夷簡者自仁宗初立太后臨朝十餘年
間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爲多當國柄最久雖數爲言
者所詆而眷顧不衰所斥士旋復收用其於天下事
屈伸舒卷動有操術善斷大事契丹借兵伐高麗堅
執不可太后曰適已微許其使矣夷簡對曰但以臣
不肯拒之使人無語而去趙元昊反有詔削奪在身
官爵募能生擒元昊若斬首者即爲節度使仍賜錢
萬貫夷簡時在大名聞之驚曰謀之誤矣立削奏曰

前代方鎮叛命如此誥誓則有矣非所以禦戎狄也萬一反有不遜之言得無損國體乎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戰歿議者以朝廷委宦者監軍主帥不得專制故失利詔誅監軍黃德和或請罷監軍仁宗以問夷簡夷簡曰不必罷願詔都知押班以後但舉有不稱者與同罪可也仁宗從之翌日都知叩頭乞罷諸監軍宦官李迪與呂同相迪嘗有所規畫呂覺其非所及有人告曰李子東之慮事過其父夷簡因謂迪曰公子東之才可大用即奏除兩浙提刑迪父子不悟

皆喜受命後燕王爲其門僧求官呂與李共議許之既而呂在告獨迪奏與久之迪忘其實反謂呂私燕邸呂即以案牘奏上李惭懼待罪遂免去方知東之之出爲呂所賣也王曾求復用宋綬謂呂曰公已位昭文孝先至可以集賢處之夷簡曰不然吾雖少下之何害遂奏言王曾有意復入願以首相處之上不可曾既至又與夷簡不恊復求去上問之對曰夷簡政事多以賄成王博文自陳州入知開封府所入三千緡上驚召夷簡夷簡請付有司乃以付御史中丞

兆諷推治無之上大怒逐曾鄆州夷簡亦以節鉞知許州景祐中范仲淹坐屢攻夷簡之短落職知饒州康定元年仍復舊職會夷簡自大名復入相言於仁宗曰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即除淹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畧安撫使仲淹面謝夷簡曰曏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公乃獎拔也及仲淹知延州移書諭元昊以利害元昊復書悖慢仲淹具奏其狀焚其書不以上聞夷簡謂宋庠等曰人臣無外交希文何敢如此庠以夷簡誠深罪仲淹也仲淹

奏臣始聞虜悔過故以書誘諭之會任福敗虜勢益振乃復書悖慢臣以爲使朝廷見之而不能討則辱在朝廷故對官屬焚之使若朝廷初不知者宋庠曰仲淹可斬也杜衍時爲樞密副使爭甚力上問夷簡夷簡徐對曰杜衍之言是也於是罷庠知楊州而仲淹不問慶曆三年夷簡求罷上優詔不許陝西轉運使孫沔言自夷簡當國黜忠廢直及出鎮許昌又薦王隨陳堯佐代已以張士遜冠台席此蓋夷簡引不若已者以爲自固之計欲使陛下復思而名用也陛

下果名夷簡入相復三年矣西州將帥累以敗聞北虜無厭乘此求賂今夷簡又以病求退陛下親寫德音謂恨不移卿之疾在于朕躬四方義士傳聞詔語有泣下者夫夷簡在中書二十年三冠輔相言無不聽請無不行不知何以爲陛下報也苟遂容身不救前過以柔而易制者爲腹心以姦而可使者爲羽翼以謟佞爲君子以庸懦爲長者使之居廊廟布臺閣是張禹不獨生於漢而李林甫復見於今也夷簡曰此元規藥（奸甚妙甚）石之言但恨聞此遲十年介仲淹經略西

事奏記夷簡云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歐陽脩爲仲淹墓碑有懽然相得戮力平賊之語正謂是也朱熹曰夷簡方寸隱微雖未可測然其補過之功使天下實被其賜則有不可得而掩者李生曰夷簡若過得朱文公眼目殆亦可矣何者道學先生責人至纖細也

臧書名臣傳卷十八